

救國旬刊

東北民衆於歡迎國聯調查團中

表示根本解決東北問題之意見

霍維周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舉凡經濟，文化，均有深切之關係，正宜本共存共榮精神，實現真正親善運動，以維東亞和平，而增進世界之和平。

併中國領土已也。

其尤為卑鄙而令人痛恨者，則日軍更在東北樹立叛國，扶植偽國，攫取關稅，實行封鎖東北門戶，用意顯在

(1)
不謂日本侵略性成，獨占為懷，既壟斷中國市場，尤懷吞併中國領土之野心，六十年來厲行大陸政策，割台灣，滅朝鮮，佔青島，着着進逼，勢非償其大慾不可。近年日本軍閥得勢，政黨政治，徒有其名，遂致野性暴露，一發而不可操縱，先屠東北三省，繼毀東南精華，迄今其騎兵悍卒，固猶猛事進行摧毀文化之工作，為世界戰爭之準備，野心所滋，非僅吞

本 期 要 目	
1 東北民衆於歡迎國聯調查團中表示根本解決東北問題之意見	霍維周
2 日人最近設在東北暴行消息	楊成章
3 日人最近設在東北暴行消息	編者
4 揭破日人製造偽國之內幕	編者
5 前線上一封來書	編者
6 遼東民衆代表上國聯調查團呼籲書	編者
7 遼東義勇軍上國聯調查團呼籲書	編者
8 飛機小書	國魂
9 一封情書(小說)	遠

攫取滅朝鮮故智，排除各國在華之商業利益，不止於敵中國，亦且為世界文化之罪人！
夫正當防衛，實力抵抗，吾國民具有決心，寧為戰死之鬼，不為亡國之民；各地軍隊之揭旗抗戰，民團之奮起自衛，義勇軍之血戰殺敵，皆精誠團結，驅暴禦侮精神之表現也。今後，東北日軍一日不撤，侵略狀態，一日不去，吾民衆之實力抵抗，一

每月逢十出版
零售——每册二分
預 訂——全年六角(郵資在內)
國外八角(在內)
主編者——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宣傳科
代售處——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
訂閱處——民衆抗日救國會
地址——西單牌樓奉天會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四月十日出版

日不息。吾民衆之爲此，爲爭生存，爲求獨立，爲國家雲恥辱，爲民族爭光榮，亦正爲世界謀和平，爲人類文化謀保障也。

國際聯盟組織，爲近世文化最大之進步，和平有保障，強暴施懲戒，縮減軍備，減輕各國人民負擔，增進各國人民幸福，聯盟最大之努力也。日本一方加入國際聯盟，陽與爲善，一方佔領另一會員國之領土，直構成對國際聯盟之欺騙罪，其破壞約章之處，則又構成強暴罪，信乎日本之陽善陰惡行爲，其罪惡更甚於野蠻民族之強暴行爲萬萬倍上也。

國際聯盟遇此暴詐惡橫國家，可謂遇一重大試驗，世人正舉目以視和平之神，與強暴之力之搏鬥，果暴力得勝，則戰爭愁雲，立佈天空，世人不復知和平之可貴，惟知備戰之爲急，國聯自身，常與之俱盡，種種和平進行計劃，縮減軍備運動，俱成爲泡影矣！果國聯仗義執行其應有之制裁，同情中國民衆之積極抵抗，則日軍雖暴，終必屈服，世界和平，不致破壞，而國際聯盟之威權，與地位，亦可與之俱增也。

吾民衆願正言以告國際聯盟代表諸公，吾等之積極抵

日人設立偽國之經過

滿蒙偽獨立國之成立，完全由日人之勾引及援助，十二月六日日本內閣秘書處長森格，所擬滿蒙委統治草案全文中第一條，即以「援助獨立國早日成立，方可取消中日

抗爲自衛戰，止於恢復國權，收復國土，並非含有向日本作進一步侵略，及從事報復之意也。是以吾等對東北問題之根本解決意見爲：

- 一、立即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態，撤去所有日本軍警；
- 二、賠償此項事變公私雙方所受之損失；
- 三、承認一切合法合理及不違害和平之條約，其他一切違害和平之無理要求，則概予否認。

上列三點，爲吾東北民衆最低之要求，亦維持遠東和平之重要因素也。幸望國聯代表諸公，主持正義，發揮所有威權，依法制裁暴日，則吾民衆當誓死抵抗，堅持到底，以爲國聯增威權，以爲世界樹和平也。

「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東北之陰謀鬼計益形暴露無遺，最近偽國成立後，更假以汗奸之名，大施其陰謀手段，以爲久佔之計，此篇所舉，固非詳盡無遺。然讀之可知日人用意深遠因謀所以對付之策，或亦爲愛國之一助也。況滬案發生，國人目光轉變，無形對於東北漠視，此篇或亦爲喚起國人注視東北之興奮劑，讀者不無此想，而作者實有此心也。」

臺灣 臺灣 臺灣

楊成章

行各國在滿蒙之條約，以開帝國對蒙滿之新局面，依此實及變態之委任統治，先以滿蒙獨立自由國爲傀儡，混淆歐美各國之耳目，日本居其背後掌握監督權，徐圖委任之實

行」。由此可知偽獨立國之成立，實由於日本之指使也。且偽獨立國成立時發表宣言，首先即以「滿蒙新國家富源之開發，有賴日本物質援助之必要，最後又稱尊重既存條約」蓋日本對於蒙滿偽獨立國暗中利用，表面又恐違背九國公約，受國際間的指摘，因此挾民族自決以藉口，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矣。觀中日政府在覆的照會，可知其狡詐。中國政府於三月一日，對東北偽國之成立，向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日政府於當日，即將我國之照會，作反駁的回答。茲錄雙方往覆公文重要者如左：（甲）我國照會，（一）偽國係依日軍事行動而成立者，故與九國公約相違反。（二）日政府對於偽國之成立，予以援助已在一月末之國聯理事會中經日代表佐藤氏聲明。（乙）日方覆照（一）關於滿洲國之成立，謂係違反九國公約，應由日政府負責一節，殊屬不當，蓋滿洲地方，依日本自衛行為之結果，致促舊軍權沒落，而陷於無政府之狀態，故滿洲人民遂爾發生治安維持運動，而日政府亦以其能維持該方面治安之故，予以援助，乃該項治安維持運動，後竟因滿洲住民，對於舊軍閥之反感增大，致起政權樹立運動，且更而建立國家，於是日政府遂即與該項運動斷絕關係，而對於華人自身之民族自決行為，採取不干涉態度焉。（二）日本因希望在享有權益之東北四省地方確立鞏固政權，故對於成立表示同情，但並無援助之實事，並亦無予以援助之意，至佐藤代表所言明者，不過係表示具有此種好意及同情而已，因決未含有其他意義也。（見三月廿日大公報）（按日佐藤代表於二月十二日在國聯行政院宣稱日本於東

三省獨立運動表示同情，並予以援助。）日本此次覆文，顯係為佐藤狡辨前後矛盾。況犬養毅首相於三月七日發表談話，謂中國如討伐滿蒙偽獨立國，則日政府必有相當之措置。（見三月八日北平晨報）此更見日本為滿蒙偽獨立國之後台也。三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對於偽國三月十二日之照會送出通知，由長春日領轉達，大意為對於偽國之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并尊重現存條約之政策，表示歡迎。（見三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總而言之，滿蒙偽國是日本建設的，牠不肯將滿蒙驟然劃歸自己的板圖，是因為時間問題，還有些顧忌，因此才藉口民族自決，以與我國對抗，同時更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共存共榮」等高呼口號，以壯國際觀聽。這就日本對於滿蒙偽國成立的陰謀。

（按三月十二日東北叛逆集團之偽外長，蔣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十七國發表宣言要求承認，（原文見三月二十一日北平晨報）當時美國國務院，接到偽國請求承認正式公文，美國院官員，對此項請求不作任何批評，并拒絕發表，該電內容，以為該件一經發表，則在地位上有成爲正式文件之意味也。（見三月十六日北平晨報）最近日本新聞以美國主張滿洲新國家在法理上所能予以承認，特加指摘，并謂錯誤，茲錄東京三月二十一日日日新聞社論一段：以見日報之謬論「夫九國公約者，乃締約國互相約定，不自外部侵害中國領土之公約也，若中國依本身作用而分裂其領土，或爲行政之分離，在九國條約，固無應防害或阻止之，必以中國於一定規也。且也滿洲新國家之出現，

(4)

恰與廣東獨立政府相同，故在法理上對於中國出現的新國家，決無應加以否認之論據，對於新國成立之形勢，外國應採之道，惟在靜觀其事態之進展，居今日而爲承認不承認之論，未免過早，若夫不作公平主義而直作承認不承認之論，是必爲某種政策所牽制，而後有是論無疑也。

二、軍事之長期駐紮，

三月二十二日議會開會荒木陸相在議會報告謂「滿洲和平自國防觀點立與日本有生死關頭，故駐滿日軍現時之力量應予維持，爲可能時并應增加此點現正由當局研究」云云，（見二十三日大公報）日陸軍部內以關東軍竭力經營滿洲爲與聯絡起見，特組織滿蒙委員會以山岡軍務長爲委員長，永田軍事課長爲幹事，以便對於滿蒙的軍事有詳

日人最近在東北暴行消息一束

編者

（未完）

一、預備欺騙國聯

日人聞國聯調查團行將北上，故關東軍司令，發出命令，將奉山路附近及各站之駐軍一并暫行撤至南滿鐵道附近附屬地以內，待調查團調查東省後，再恢復原駐防地，此可見日人處處以欺詐手段騙人也。

又日人以國聯調查團，北上在即，故除對於九一八之暴跡，特別掩護外，更令日人在各縣指導部下之負有指導之日顧問，一并暫時撤去，同時省城亦然，日人此種舉動，純爲蒙蔽國聯欺騙調查團；以便藉口東省民衆自決也云云。

細的計劃與討論，並滿洲雖經成立，但該國未經證明有獨立維持安寧，以前日軍必須助援維持各地治安，換言之即日軍無期駐紮南滿路區域以外之各地也，軍事機關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關東軍司令部即設於奉天商埠地之張作相宅及王以哲等邸宅，更於瀋陽吉林昂昂溪，通遼，錦縣，設師國司令部，其餘各滿洲里綏芬，山海關，等均派軍駐之。其數目共駐五個師團，如果不足時尚須增加至於偽政府兵權如馬占山，熙洽等將來決在取消之例，這就是以統治朝鮮方法來統治滿蒙，除在東省之關東軍守備關東州及滿鐵外，須爲滿洲新國家担負國防之責。如兵力感不足時須由日內地調由二師至五師駐紮東省其軍費由新國家担負。

又前被日人一度禁押之賣國漢奸趙欣伯氏，現雖放出而其行動則極受限制，實無半點自由之可言，但日又委趙氏爲招待國聯調查團委員長，意欲於國聯調查團到時，俾得任意利用之，惟據瀋陽多數人推測，如趙氏招待調查團不遵日人之鬼計時，則趙氏或再被監禁，亦或處以死刑均未可知。

二、強迫民意

1. 日人爲試驗對於「滿洲國」之記憶力起見，故在東北日軍所駐各地時有便衣日人及日軍人，隨時隨地則問中國人「你是那國人？」如答是「中國人」，即加以痛擊。如答是「滿洲國人」日人便說：「你是好人的」。故東北

民衆在日本勢力範圍內。智須時時準備「滿洲國人」四字。惟恐此四字不熟。常常默念。不時防備日人之測驗，以尋偶遭痛打也。

2. 瀋垣近日情形稍安，惟日人爲防備調查團之來，於各偽機關及領館均收買多人作耳目，以嚴加偵查，故近來瀋城民衆言語行動皆須萬分小心。

3. 瀋陽偽市長，現日已委閣傳綏，此人之來歷多皆不知，而趙欣伯叛逆之被派爲國聯調查團委員長，亦預備將來爲駐日特派使云。

三、叛逆機關行政之一幕

(一) 偽國閣議設興安省，廿八日偽國閣議將興安劃爲獨立省區，分爲東，南，北三分省省長如下——東分省省長額勒春，南分省省長業喜海順，北分省省長凌陞。

(二) 奉天省偽政府按偽國組織改組如下，省長臧式毅，總務廳長，(日人名不公佈)實業廳長徐紹卿，警察廳長李毅，教育廳長章煥章，秘書長金毓斌，參事官阮振鐸。

(三) 偽國對於鹽務之聲明；「滿洲國，茲已成立，結果在領土內之鹽務行政，因獨立施行照左記各項處理之。

(1) 原來設置之鹽務機關中，除鹽運使署，鹽稅稽核所，並灘務處外，均撤銷之，其一切事務，由各該處接收之。

(2) 從前以鹽稅爲担保之外債中，當然滿洲國可擔負考慮從前之慣例，直接可負其責任，並已準備，故關係各國有要求時，滿洲國政府即將開始折

(5)

衡。

(3) 現在稽核所及其所轄機關之職員，仍然希望鹽運使署內就職者，分別任用之，惟希望就職者須首先與中華民國政府脫離關係，然後報到之。

(四) 日方準備招待國聯，據日方消息國聯約十日可抵大連，滿鐵已將星個浦，大和旅館備妥，並派日軍部，關東廳，滿鐵會社，奉天總領事館共同組招待委員會，以大橋總領事爲主任，軍部派松井大佐，滿洲國已派趙欣伯，謝介石等担任招待事宜。

(五) 滿洲國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定四月十一日開幕，組織條例及貨幣定日內即公佈，資本共三千萬元，計官民各半，總行設長春，奉吉黑哈均設分行，併收回現在發行之紙幣，將來令發新幣以期統一。

(六) 偽交通委員會，因偽國交通部成立，已於日前撤銷

(七) 偽國會關稅獨立；(一) 新京(長春)設立海關總署。(二) 安東，營口，哈爾濱，龍井村，瓊輝，大連，各海關之行政由新國家直接統轄。(三) 滿洲國於本國內仍存置現行中華民國之關稅制度，運輸出入稅章，亦暫照現在之稅章而課收之。(四) 凡以關稅收入爲中外借款之担保，每月均送付於稅務司。(五) 凡除去借款担保之剩餘金，則爲新國家之收入。

四、增加警崗

瀋陽城內(由大西邊門往東)日方亦將計劃實行添加日警，並一週後，中日警察將再實行調查戶口。

五、移民，

日本現已實行移民政策，現在滿韓民較前增加一倍，將來尚有大批韓民續來。

揭破日人製造偽國之內幕

建國

三月二十九日，三十，兩日，由瀋海軍往東去之韓民約七百八十餘名，由日人保護，該韓民係由韓國新移來的。

查此次在東省建設滿洲偽國運動，全由在日軍指揮之下「地方自治指導部」所主辦，（該部委員長于冲漢，只擁虛名，並無實權，所有實權，均操於日人之手，該部首要職員，均為日人，如顧問中野院逸，(Nakano) 中西敏憲，(Makanishi) 總務課長結城清太郎，(Yuka) 調查課長中西敏憲，連絡課長笠不良朋，(Kasaki) 指導課長，牧野克己，(Makino) 監察課長和田勤，(Wade) 自治訓練所長中野院逸等）以指導部為總辦事處，各縣建偽國運動，由在各縣日本指導員負責策動，如在海城縣為課出政明瀋陽縣為永尾龍造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各處的建國代表多為日人所僱來者，如黑龍江代表每人給與日金五百元，吉林三百元，長春百五十元，代表人之資格不等率為社會所不齒之輩，中有一二稍有地位之人，皆因日人強逼威迫不得已也。於三月十日在遼寧省城開之建國運動遊

前綫上一封來書

記者先生：日人入寇東北，種種慘毒行爲，不勝縷述

行，更十足表示全是日人操縱，該遊行隊最先開隊之小汽車，司機人為日人確原義，隊前執偽國大旗者，亦為日人，其他司令監察隊長，均為變裝日人，當時日飛機為散偽國宣言，日工人為貼標語，日本各機關均懸偽國之旗，且於次日日人在神社前獻報告祭，並在關東軍總部前，歡呼成功，在長春舉行偽國典禮時，會場內外，全為日軍保護，偽執政浦儀，於接見外賓時，趨本莊面前施鞠躬禮，本莊並未答禮，足徵他比溥儀地位高，偽國成立第二日，日軍在偽國首都，（長春）作閱兵示威之舉，凡此種種足徵偽國之建設，全由日人一手包造而成。而東省民衆無與焉，深望我政府積極準備，大張撻伐，武力收回失地，以解三千萬民衆於倒懸，並盼各國人士瞭然於日本之陰謀鬼計，領土野心，作正義之主張，與不顧國際信義！甘心破壞世界和平者以重創，庶公理得伸，而和平可保也。

。同胞禦侮雪恥之精神，非常充足，斷不肯作朝鮮安南之

續，任日帝國主義者蹂躪。不過日帝國主義者飛機，重砲，唐克車，壓迫過甚，未肯個個作無味犧牲，但思復故土，殲滅倭奴，確係人人志願。茲述鐵嶺來客談話以見一斑。

「崔君金山在鐵嶺公安大隊部供職有年，十八年九月，因駐鐵日軍故意尋釁，圍攻大隊部，捕獲隊兵數十名，灌以煤油冷水，崔氏曾蒙其難，立志復仇雪恥，夙夜不忘。去年九一八事變，鐵嶺亦慘遭蹂躪，氏於悲憤之餘，聚集同志數百人，開釋監獄，期以共逐日寇。所部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商民交口稱贊。聯復合趙亞洲方政國等部隊，名爲東北聯防救國軍，駐紮大甸子一帶。保衛地方，七警不驚，各商得以復業。華文仇報盛京時報，曾已揭載此項消息，并加誦揚。本月九日偽國成立，該軍一度進佔瀋陽，斃日人數名，擄得大槍三四百枝，因衆寡不敵，器械懸殊，遂退出」。

「張逆海鵬，事變後，即投降日本。其部屬二萬餘人前開入鐵嶺境。行抵大青堆子村，用函通知日本方面，及

進至永安堡，復用電話通知。日方百般阻止，張軍不肯。交涉結果，許給子彈十四車，張軍允繞道東去。惟送到時，有半數係黃泥所製，該軍遂質問日方，并仍擬入城。日方不得已，又送去子彈三車，并及其他軍需品。其後仍要求進城，日方不得已，允以二分之一人數。乃張軍不顧一切，竟一擁而入，并從日人手中，取得維持治安之權。一日有營長某，乘馬出門，迎面適來一駕駛電車之日警，騎馬因以驚逸。該營長怒甚，近掌其頰，并令其牽馬，圍觀華民，均引爲快事，大笑不已。該部隊奉張逆命，往擊義勇軍，背張而加入義勇軍者，達二百七十名之多，將來更大有人在云」。

由上面談話看來，東北人民確有自衛能力與雪恥決心，內地同胞應對義勇軍加以援助，指導其軍事，充足其經濟，使其堅固組織，必能得到相當發展，如此則不待正軌軍出關，而黑山白水，即可頃刻還我矣。不知愛國諸公以爲然否？專此即頌

撰綏

三月廿六日

遼東民衆代表上國聯調查團之呼籲書

(7)
中華民國遼寧省東邊民衆代表團泣呈：溯自一九二一年九一八夜，強暴之日本，突以盜寇行爲，犯我瀋陽，卒

乃佔據我土地，剝奪我主權，姦侮我婦女，殺我人民，一時天地爲之震動，風雲爲之變色，雖三尺童子，莫不賦曰

切齒，攘掌磨拳，思欲一戰。我政府力遵非戰公約與國聯信義，欲以公理裁判論權，故飲泣吞聲，未忍破壞世界之和平。乃暴日以爲壓迫之下，何求不獲，得寸進尺，狂焰愈張，北則陷我吉黑，西則佔我錦州，鐵蹄橫馳，空軍肆虐，人民則骨肉齊飛，血膏荒草。廬舍則焚燬頽塌僅存瓦礫，欲罄其罪惡，而言論機關被其封閉，欲述之世人，而郵電被其扣留，囚我數千萬民衆於其暴力之下，苦不可言。近復遣兵上海，破壞世界經濟之場，威脅薄儀，施其吞併朝鮮之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國遠具五千年之歷史，有五萬萬方里之土地，襲二十七朝代之政權，聚四萬萬之人民，何須暴日之干涉也。如云弱遭強陵，良被寇辱，然國聯何由而產生也，亦何須有保持世界和平之責也？且中國亦非怯弱而不敢言戰者，馬占山以一旅之衆堅守黑省，殲暴日之師，蔡廷楷以一路之軍，自衛上海，斃敵數萬；馮玉祥之肉搏巷戰，全球咋舌；他如唐聚五黃宇宙張爲東鄧鐵梅等之赤手民衆，尙能與其抗衡數月，然而所以不與之抵抗者，以有國聯的權威，信義彰不敢犯，亦不忍犯，非然者師尙未喪也，即師喪矣，民衆尙存，民心不死，背城尙可一戰。吾等爲遵從國聯之正義計，致使我遼東民衆陷入牢籠，國體乃迫我改旗，教育則勒令換書，軍隊

則嚴令繳械，言論類與大獄，自由則極力束縛，信仰則百般摧殘，凡我人民，誰不髮指！此等情況，倘用之他國，皆應作何感想？且我國自有史以來，對於友邦素以親善爲宗旨，對於強暴誓必禦之爲決心，今我親善而暴日適行其反，我退讓而暴日愈肆其虐，背理鑿常，毒倍蛇蝎，若再隱忍，我乃非人，故縱餘一人僅存一息，決與國聯之正義合作，奮鬥到底！今承 鈞團爲調查狀況，遠來茲土，是知世界上之公理尙存，國聯之威權固在，用謹將將實在情形。紆誠上叩，恭請

鑒核！夫暴日之侵略滿蒙，僅爲滿蒙乎？將以滿蒙爲根據地，而經營東亞，勢力一成，勢必染指西歐，遠矚西半球，十年間耳，即爲庸愚，已早窺及，故我之所以守公理，正所以欲保世界之和平也。敬乞

鈞團調查實況，上覆國聯，施其權威，極力懲處，勿使暴日逞其兇慘，以保和平，則中國萬幸，世界萬幸！謹呈國聯調查團鈞鑒

士民代表唐士達

農民代表劉文禮

工民代表張民毅 同叩

商民代表郭旭東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三月 日

遼東義勇軍上國聯調查團之呼籲書

謹陳者：伏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前，我東省人士，弦歌方殷，安居樂業，不知大禍之將至也，乃強暴之日本，施其侵略之野心，黑夜進兵襲我瀋陽，三日之內遍佔東北，諸大鎮邑，礮如雷，彈如雨，人民被其慘殺，主權則爲其剝奪，金融機關咸遭吞沒，工廠商店盡被搶掠，軍警始則繳械，繼以屠戮，陷蒼生於水深火熱之中，置公理於春裘秋扇之列。我政府以確遵國聯信義，保持和平之宗旨，故屢言不抵抗主義，以待感聯之公斷。乃暴日以爲機不可失，得寸進尺，肆其狼虎豕突之勢，凡安東，鳳城，本溪，遼陽，海城，營口，盤山，勅民，鎮嶺，昌圖，遼源等十數城邑，焚殺姦掠，無所不用其極，廬舍十室九空，人民流離蕩析，白骨如山，碧血成河，慘狀猶昭昭可證。嗟乎！死者已矣，生者轉不保辜，負辱含垢，萬難再忍；故羣起抵抗，以爭自由，以伸公理，雖赤手空拳與暴日之機槍坦車相搏，然攘臂一呼，義軍集者十萬，前仆後繼，東崩西應，拚此熱血，以禦暴強，擲此頭顱，以寒敵膽。而暴日野心未戢，北陷吉黑，西襲錦州，復南攻上海，使國際繁盛之商場，頓變破瓦

頽垣之荒墟，損失之重大無可倫比，破壞世界和平，陵虐弱小民族，蔑棄人道公理，莫此爲甚！今聞

鈞團遠涉重洋，飽經風濤，不憚勞險，躬自調查日本之強暴情形，當亦目擊心傷也！我爲民族求自由之遼東十萬義勇軍，咸皆以手加額曰：「倒懸災黎，公來其蘇乎！」竭誠歡迎，無不恭祝鈞團萬歲并頌請

鈞團一秉大公，迅予調查，轉報國聯，以明是非，而保和平！不然暴日之毒焰日張，大陸政策一成。今據東省，後將侵及東亞，而指顧之間。歐西大陸難免黃禍，世界第二次大戰即迫眉睫矣。故勒令撤兵，非徒我國之所願，亦世界之所同慶也。鄙軍雖祇十萬，然人心思漢，有增無減。縱餘一槍一卒，亦必奮鬥到底，萬不屈服於暴力之下！惟

鈞團悲天憫人，俯鑒下情，據實調查轉報辦理，是所切禱！謹呈

國際聯盟會調查委員鈞鑒

中華民國遼東十萬義勇軍同叩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日

「飛機！」

國魂

一個晴朗的春天下午，有個義勇軍士躺在路旁的矮松林裏。他躺的很舒服，臥在腹部上面，兩足歇在腳趾上面，頭枕在左臂上。他的右手向外伸着，鬆鬆地握住了步槍。四肢刻板式的放着，腹部輕微地顫動着，他真能被人家認做死過去呢。他沒有死，正在步哨的勤務上小眠呢。但若是被長官查覺了，那他就必定要死過去一刻的，因為這是正確而又合法的懲罰。

這個松林，兵士在臥的松林，是在一個叉路的附近：這條路是向南徐徐爬上一個斜坡的，到了斜坡的盡頭便沿着斜坡頂巔向西飛越不久又折向南面，逐漸就凹下去了。在斜坡的頂巔有一個平面的大岩石，蓋在一道峭壁上，向北面的山谷俯視着。若是有石塊從岩石上面墜下，能造出數百尺的垂線然後落在松樹頂上，或者還能再落到地面上。兵士是正睡着呢，不然一定能把他眼着昏了，心想疲了：因為這是一個絕妙的幽境。

那村落是被林木包圍了，各處都包圍了，就剩了靠村左側的一片草原，有水從這裡流過，水上的橋在村邊就望

得見。這片草原不比大庭院更大，有時還要小些。在村的北面，一線遠峰又隆起了。要到近處看去，這山的峭壁也同方才敘述的一樣。水從那裡來？路往那裡去？沒有人考察得詳細。沒有這樣荒蕪的，險惡的村落——可以做「戰爭的舞台」。四圍用石壁和樹垣封鎖了，十個人把守着，百萬人也難闖進，五十人看守着，萬人也難逃出，只得屈服。

義勇軍，抗日的義勇軍，自從九一八以來，屢經戰陣，有時勝利，也有時敗北。兵士們疲勞極了，彈藥快用盡了，皮棉服裝也不合季候了。所以他們的首領李鐸發下命令，退守銅城谷。在這個休息的期中，好募些款子，以便補充彈藥，更換皮服。多數的兵士都得休息了，只有每天三五個輪流放哨，逡巡。林超是個青年愛國志士，忠誠軍人，放哨有他在內，他父母就生這一個兒子。三個月前李鐸領三百多人，從他的村旁過，他預先聽說了。一個早晨，他從飯桌起立了，很嚴重，很平靜說道：

「父親，李鐸和他的同伴今天要來到了，我也要去加

入他們的抗日團體』。

他的父親抬起蒼白的頭，靜默的聽了他的唯一無二的愛子，過一會兒，就慢慢地答道：

『去罷，你認為你的責任是什麼，你就做什麼。日本是我們的仇人，你也是日本的仇人，不要落在他們的手裏！……（停一刻繼續說）……你的母親，醫生是說過的，正在最緊要的關頭：最大限度，她也不過能和我們相處到月底。這中間的時光真是寶貴，頂好還是不要騷擾她。』

林超對他的父親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他的父親拿出十二分的莊嚴禮貌答了禮；這莊嚴的『禮貌』正是『碎了的』的『假面具』。林超便徜徉地走了。

他的良心，勇敢，虔誠，不久就被他的同伴發現了。他的這種種優點，和他的知識使他升進，他變成兩個隊副之一了。雖然他熱心愛國，忠誠投軍，可是『疲乏』戰勝了『熱心』和『忠誠』；他小眠了，在他的哨兵勤務上小眠了。天哪，誰能把他的喚醒！要被首領查覺了，他不是也要被打昏過去嗎？他沉沉的睡着，一動也不動，一點聲息都沒有；頭枕在左臂上，右手鬆鬆地握着步槍。人事都忘掉了。

(11)

他忽然聽到了汽車聲，抬起頭來一瞧，原來是一個大鷹在那塊大岩石下面，叢林上面翱翔着，從遠處望去，好像一幅自然圖畫。不——不是鷹，是飛機吧！有聲嗎？是——是飛機，來近了。哦！那個不是日本『紅日』徽章嗎？那不是寫着『加藤』號嗎？『好東西！』砰的一聲，他被驚醒了，從夢裡催醒了。他的手受了反射神經的支，使把槍放着了，把他從夢中驚醒，把他從罪惡之中救出了。他的同志們慌忙趕到，都托起槍戒備着。另一個隊副走到他的面前問道：

『你放槍嗎？什麼事？』

『飛機！』

『那裡來的飛機？』

『日本飛機，被我打跑了！』

『你真能造謠』隊副不相信地說。

李鐸到了，見他們倆爭辯，便走近林超的左右，附林超耳邊低聲說：

『飛機？你打跑了？』

『是，飛機，我打跑了。』

首領想一想，看一看他，明白了，說道：

『大家散吧，沒有什麼，勤務仍舊。』

兵士們散了，林超還在那裏放他的哨。

一封情書

清風兄：

在廿八日，你起身後，我無時不在掛念着你，在這路程上，你一定受盡千辛萬苦，備嘗艱難，然可予我以安慰的，也足以增長你的毅力，和勇氣吧。臨行的時候，我有二種觀念對你，第一種是留你在故土上暗自活動，一種是叫你到外邊去聯合東北青年去幹事，探求你的意見是絕對要到外邊去，絕對要大聯合一下，以達到你的久蓄之志。清哥當時你的氣概和勇氣，多們使我佩服呵，當時我掉淚了吧，我的淚不是俗女們的淚，我是被你屈服，我是恨我此生是個女子，不能和你同着二尺半共赴沙場。清哥看看倭奴的現狀，你要再不走恐怕要氣死了吧，他們現在又由稅務上着手了，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大批進項，咳東北精髓為之一盡了，清哥我看這封信以後如何憤傷，恐懼，東北之復還是東北青年吧，假如完全這樣？那麼恐怕是成永久性吧了，清哥你是我的唯一的愛人，我是如何唯一的希望你呢？我是如何唯一的恐怕你改變，要知道自己的故土，而今被人佔領，自己同胞被人侮辱，自己的財產被人侵佔，大好山河，光大民族，而今夫復何言，心中的一切記憶，而今忘的不存嗎，你要知道，現在的一切逼近，比你在家時有過無不及，任意殺擄，任意侵佔，任意收攏，任意開發，等等使你恨不得癩做毒氣砲使他們死之一盡。你能改變你的舊日壯志，和平常的毅力嗎，我不相信才來特

別警告你，因為你和我關係太密切，我才不放心，清哥，秉着在家的勇氣，武裝起來努力去幹吧，不要任爲自己是九牛一毛，要當作自己負此任者，舍我其誰的氣概來低頭去幹吧，北平是染鍋你仍然當作暴日下的遼甯才是。

別的話不必提了，然而我有一點來防備你，在家的勇氣，我是佩服的，你的毅力我是佩服的，你的磨力殺賊的決志我更佩服了不得，當時的種種，我敢斷定你一定能給東北出一口悶氣，最低限度，也能作我理想中的哥哥吧，可是現在別離已竟一月有餘，在這一月中的環境是改變，你的思想，你的行動，你的言語，我就不敢斷定了。

北平是個大染鍋，到其地不受腐化的是很少吧，前天隣家劉女士接見他的丈夫由北平來的信有這麼一段。

「……由家來到北平，思想是屈線的，雖家一步勇氣增一倍，奉天大連在這時我有立即殺倭奴情況，然而到唐沽天津而至北平，勇氣倍減，大有如此終生的狀況，因爲完全是這樣北平的以往何，而今比從更繁華更人多些而已有幾個談到東北事呢……」清哥這是事實吧！清哥你肯聽我的忠告嗎紙短意長，慎重以行，我縣胡匪甚烈，然不爲患，他無可告，最後望你

堅持舊日壯志

建設壯興事業，更不要忘東北同胞正渴望在外的

青年去挽救，

你的妹望書：

遠